



“虫虫迷”
和他的伙伴

“虫虫迷”和他的伙伴

王 泰 麒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的十二篇中，短篇小说，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八十年代少年儿童的生活。有描写中小學生心态的《琴声》、《眼镜》、《怪脑筋》；有反映农村少男少女生活的《阿菊》、《哥哥》、《阿梅》；有富于传奇色彩的《豹子洞》；有热爱科学，入迷地探索动物世界奥秘的《“虫虫迷”和他的伙伴》。内容丰富多样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。作品文笔流畅，人物真实传神，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富有儿童情趣，深受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。

本书是小学中、高年级和初中生有益的课外读物。

“虫虫迷”和他的伙伴

王 泰 麒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贵阳市省府大院内）

湖南省洪江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
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

32开本

印张5.9

120千字

1989年10月第1版

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500册

书号：ISBN7—5412—0083—2/L.29

定价：1.90元

目 录

豹子洞.....	1
眼镜.....	15
爸爸忘了告诉我.....	27
我听到了琴声.....	31
晶晶快满十四岁.....	43
一张调查表.....	47
阿菊.....	51
笑声.....	62
哥哥.....	70
阿梅.....	81
“怪脑筋”.....	93
“虫虫迷”和他的伙伴.....	101
后记.....	184

豹子洞

中午，一只小船急急地划过碧绿的清水江，在陡峭的豹子岭下靠了岸。

小船上有两个少年，一个叫岩娃，敦笃结实，面色黧黑，那微微突起的颧骨和紧抿着的厚嘴唇，透出苗家娃崽的倔强和强悍。他顺下竹篙，跃下船，弓起身在树桩上拴船索。另一个瘦小个叫竹根，是家里的独子。什么团鱼啦，田鸡啦，蜂蜜啦，凡是好的东西，他阿爸阿妈都弄给他吃了，就是不见长胖，依旧瘦筋筋，象根藤似的。他扛起一捆沤得发黑、晒得焦脆的葵花杆，也下了船。

为了争口气，岩娃领着伙伴，今天要去钻豹子洞。

岩娃读书的区民族中学，学生来自四乡八寨。同学们说起自己的寨子，总想在伙伴面前炫耀炫耀。枫香寨的同学夸他们有响水岩瀑布，将来可以建发电站；竹溪寨的同学说竹溪里有珍奇动物娃娃鱼；平寨的吹得更凶，说他们那儿的地下有天然气，省里的勘探队就来过两回。岩娃讲起自己的岩寨，值得一说的当然就是豹子岭上的那个豹子洞了。可是他长到十四岁，却一次也没进过洞，只听曾钻过豹子洞的告婆（老爷爷）说里头能住一团兵。同学们问岩娃洞里的情况，他红着脸，支支吾吾讲不清。住在豹子岭下，竟说不清豹子洞，这简直是一种耻辱。今天，他就是憋着这口气，要去亲自看一看的。

至于竹根，他本来打算同阿金下河摸鲫壳鱼，在寨口硬被岩娃拖来了。他素来胆小，却偏爱听鬼怪故事，愈听胆愈怯，连夜里出门小便都害怕。打心里说，他根本不想去钻豹子洞。洞里黑古隆冬，谁晓得里头有什么呢？

豹子岭的形状，远远望去好象一只卧在清水江边的豹子。豹头临江，豹尾延伸到一里多外的茶子坪。豹子洞呢，就在豹子岭的屁股上。

岩娃和竹根沿着七弯八拐的野径，在梭草丛中一溜一滑地走着，终于找到了隐蔽在巴茅丛中的豹子洞。洞口一丈多高，怪石嶙峋，爬满了枯藤。他俩擦着汗水正眯着眼张望，冷不防“扑愣”一响，从岩洞的顶端闪出一道黑影。竹根大惊失色，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丢下葵杆捆就逃。岩娃定神一看，一只岩鹰鼓着翅膀，在他们头顶旋了两圈，洋洋得意地翱入蓝天去了。

一场虚惊，使竹根心里发毛。他尾随着岩娃朝洞里走，胸口“噗通噗通”地乱跳，眼睛惶惶地东溜溜，西瞧瞧，不留心脚下一“哧溜”，跌了个嘴啃泥。他暗摸衣兜，阿妈煮给他的两个米锅蛋，已经压得瘪塌塌的了。他爬起来，望着满脚黄糊糊的牛屎，又气又恼。岩娃嘿嘿嘿地笑了一阵，想道：洞里咋会有牛屎呢？是放牛的撵牛进洞躲雨？要是人畜常进去，那么里头就不会有野物了。这样想，他心里倒踏实多了。

洞道凹凸不平，越往里走光线愈暗淡。走进洞厅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岩娃摸出火柴，点燃一根葵杆，扬起一看，洞穴象个葫芦，洞道小，里面大，比篮球场还宽敞。青黛色的岩壁，高耸峭拔，咄咄逼人，象要砸下来似的。

岩娃举着火把，沿着湿漉漉的岩壁一边走一边看。猛然间，他倒抽一口冷气，吓得愣住了。竹根一转脸，眼睛立即睁大了，他“妈哟”一声惊叫，一把抱住岩娃不放。岩洞右侧的一块光溜溜的石板上，卧着一头血淋淋的水牛，牛眼圆鼓鼓的瞪着，嘴巴大张，模样令人毛骨悚然。水牛旁边，有两只大竹筐，一只空着，一只装着黑糊糊的牛皮。顶上的岩缝里，放着一盏熏得乌黑的玻璃罩子灯。

岩娃惊疑地自语道：“这是谁的牛呢？咋到这里杀啊？”

竹根不敢吱声，他惊惶万状，傻愣愣地望着伙伴，额头沁出一层冷汗。

岩娃蹙着眉，又说：“这是不是阿榜伯家的牛？”

竹根的心怦怦乱跳，象要从喉咙口蹦出来似的。

前天早晨，养猪专业户阿榜伯家的大水牛失踪了。他坐在寨口的银杏树下嚎啕大哭，把全寨子都惊动了。

阿榜伯家那头雄牯，膘肥肉满，毛光水滑，去年吃新节，曾在沙坝的斗牛场上夺得冠军，披红挂彩的好不威风。邻寨有人出了两千块的高价，阿榜伯也舍不得卖它哩。阿榜伯向乡里报案，来了个胖胖的特派员。他把牛圈看了，寨前寨后也看了，走时却什么也没说。阿榜伯寻牛心切，又去请鬼师龚保。岩娃顶瞧不起龚保这个人，尖腮脸，塌鼻梁，死难听的沙鸭嗓。那尖下巴上的几根黄须和轱辘轱辘转的小眼睛，象耗子一样叫人讨厌。那晚上，鬼师焚香念咒，杀鸡撒血，掐着指头叽叽咕咕闹腾了半夜，说水牛是朝东方走的，要到东边寨子找。

眼前这头血肉模糊的水牛，是不是阿榜伯家的雄牯呢？

岩娃正在出神，竹根惊惶不安地扯了扯他的衣服，直朝洞口指。

岩娃凝神细听，洞外传来拂动巴茅的沙沙声和说话声。他急忙踩灭火把，拉着竹根闪到洞底，躲在一块青蛙似的巨石旁边，屏息静气地观望。

在洞口亮光的反衬下，一高一矮两个人象剪影似的走了进来。高的佝偻着腰，象个焙干的虾米；矮的戴着斗笠，活象一朵矮脚蘑菇。两人摸到放牛处，坐着呼哧呼哧喘气。

“咦，好象有火烟味！”

“嘻，哪来的火烟味，莫不是你烟瘾发罗！”

岩娃一惊：好熟悉的沙鸭嗓，是不是鬼师龚保？

“矮脚蘑菇”划燃一根火柴，两人对火吸烟的时候，岩娃看清了一张尖腮脸。啊，偷牛贼原来就是龚保这个家伙！岩娃咬着嘴唇，脑膛涌起一股怒气。

突然，岩娃的近旁不知什么东西“扑”地一响，那“矮脚蘑菇”惊慌地叫道：“有人！”

一刹那的沉寂之后，从岩缝里扑出两只蝙蝠，在洞厅里盘旋，发出呼呼的风声。

鬼师哑着嗓门笑起来，揶揄道：“你这家伙，苦胆破了还是咋的？阿榜被我支到东边寨子去了，哪来等人？”

“任老么什么时候划船来装？”

“今晚上。他叫我们别好肉守在这里等他。”

岩娃心头暗暗发急：这可咋办？冲出去吧，两个偷牛贼肯定不会放过他们。等到天黑吧，也不行，洞就这么大，他们一点灯剔肉，就会被发现。他伸手去摸身边的伙伴，心头不由一沉：竹根不见了！洞黑如锅底，什么也看不见；不远

处就是偷牛贼，又不敢声张。他贴着岩壁，踮着脚尖摸过来摸过去，还是没有伙伴的踪影。竹根到哪里去了呢？岩娃正在奇怪，裤脚被什么东西紧紧扯住，惊得险些叫出声来。他弯下腰去一摸，触到了竹根颤抖着的手。

竹根扯着裤脚朝里拉，岩娃立即明白了伙伴的意思，他蜷起身子，缩紧肩膀，顺着竹根的手朝里钻。那岩缝太窄，他梭过去的时候，肚皮被石棱狠狠刮了一下，火辣辣的痛。

岩娃压低声音问道：“你咋钻到这里来了？”

竹根吓得傻了，结结巴巴说不出来。

原来，偷牛贼说闻到火烟味的时候，竹根以为被发现了，慌得如筛糠似的瑟瑟发抖。他双手死死抠住岩壁，象要钻进石头里去似的。“矮脚蘑菇”叫“有人”时，他吓得双腿一软，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。这时，他偶然摸到青蛙石的“下巴”底下有条尺多宽的缝隙，就不顾一切地钻了进去。他钻得懵懵懂懂，连自己也搞不明白是咋钻进来的。

岩娃伸手探探，空空的什么也没摸着。他试着往前移脚，走了好几步也没阻碍。他很惊奇，难道豹子洞里还有洞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想看看躲藏的地方是什么模样。于是摸出火柴，“嗤”地划亮。桔红色的光朵，把浓浓的黑暗挤开了。岩娃眯着眼一看，啊，这里竟是一个高大宽敞的洞穴！他兴奋得心儿一阵颤栗，竹根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呆了。

岩娃一根接一根地划亮火柴，望着眼前这个神奇的世界，惊喜地说：“走，进去看看。”

竹根嗫嚅道：“再进去，回家就晚了。”“反正现在也出不去，偷牛贼要守到晚上哩。”

竹根一怔，脸愁得象个苦瓜似的。

岩娃说：“我们已经认出了鬼师，他跑不掉的。快，点葵花杆。”

“丢……丢在外头了。”

岩娃沉了一下，猫腰就往外钻。竹根惊慌地问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要葵花杆，你在缝口接。”

“不，不怕他们看见？”

岩娃没有回答，他心里有数哩。偷牛贼就是发现了，也奈何他不得。这条秘密缝隙，大人是无论如何钻不过来的。

岩娃干得很麻利，葵杆一根不丢地递了进来。他重新钻进来的时候，那两个坏家伙还在海阔天空地胡吹着哩。

葵杆燃起来了，岩娃和竹根的心也被点亮了。

这是一个多么瑰丽辉煌的大洞厅啊！外头豹子洞比起它来，只算小孙孙了。从岩顶吊下来的石钟乳，从地上冒出来的石笋，大的小的，粗的细的，密的稀的，神奇怪异，千姿百态。有的象缠满枯藤的千年古树，有的象一朵朵喜人的大蘑菇；有的象白雪覆盖的竹丛，有的象热水泡开的银耳；有的象大母猪耷拉着的奶头，有的象倒挂高空的群猴。在火把的映照下，闪出白的、黄的和紫的光彩，叫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岩娃和竹根瞪大眼睛，傻乎乎地张着嘴：“啊啊”地连声赞叹。他们激动、惊异，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么壮美的景色啊！那附在他们身上的恐惧，已不知不觉地消散了，喜悦、亢奋的情绪在他们心里象春水一样荡漾起来。

钻过一段低矮的洞道，转过一条窄窄的岩峡，扑入他俩眼帘的，又是一个宽敞神秘的大岩洞。不啊，不是岩洞，是



一座洁白晶莹的大花园！盛开的“菊花”、怒放的“牡丹”、一朵朵一簇簇的“胭脂花”、“杜鹃花”、“野棉花”，全是白颜色的，连“草丛”也是白的。在这些“花丛草地”上，还有石桌、石椅、石凳、石拱桥和石喷泉哩。洞厅两壁的岩石，更是古怪有趣，有的看着象开屏的孔雀，有的若飞舞的巨龙，有的似跳跃的猛虎，有的如奔跑的山羊，宛如来到仙境一般神奇美妙。竹根揉揉眼睛，以为自己是在梦中。岩娃掐着后颈窝，叫唤着脖子酸了。他俩你呼我叫，指点着，评说着，这儿摸摸，那儿坐坐，惊喜得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记了。

穿过一洞又一洞，他俩不知走了多远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在一个长廊似的大峡谷里站住了。白色的峡壁，陡峭险峻，象奔流直下的大瀑布。那雄伟磅礴的气势，叫人心摇神荡，头昏目眩。岩娃痴痴地望着，忽然一阵灼痛，低头一看，葵杆快烧着手了。他叫道：“竹根，快，葵杆！”

竹根茫然地望着两手：“没，没有了。”

岩娃一惊：“什么？”

“葵杆点完了。”竹根象哭一样说。

岩娃摸出火柴盒一看，神色倏地紧张起来：只剩下两根火柴！

葵杆很快烧完了，两根火柴也划掉了。随着火光的熄灭，刚才的欣喜已经荡然无存。浓浓的黑暗把他们紧紧裹住，窒息得胸口发闷。他俩面对面站着，谁也不说话，都意识到情况的严重。这时，他们都突然感到难熬的饥渴和寒冷，牙齿咯咯咯地打起战来。

岩娃没想到危险来得这么突然。现在反身往回走，那么

长的洞，象迷宫似的，能摸出去吗？要是继续向前，哪儿才是尽头呢？他焦躁不安地瞪着眼，额上沁出了冷汗。

恐怖象一只利爪，紧紧攫住了竹根。他惊惶地眨巴眼睛，想着走不出去，就会饿死在洞里，背脊都冰透了。他绝望地叫道：“我们咋办啊！”

“……咋办……啊……”嗡嗡颤响的回声，使沉沉的黑洞显得更加阴森可怖。

岩娃勾头沉了一阵说：“拉住我的手。”

竹根疑惑的问：“做什么？”

岩娃把伙伴的手紧紧捏住，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们慢慢往回走。”

四周黑古隆冬，他俩在坑坑凹凹的峡谷里才摸出几步，竹根就“哎哟哎哟”地大叫。岩娃跪在地上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伙伴的左脚从岩缝里取出来。竹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抱着崴伤脚一边哭泣，一边抱怨岩娃不该引他到这鬼地方来。

岩娃满头大汗，内疚地呆立着。今天确实是他把竹根硬拉来的，现在困在深洞里，他感到对不起伙伴。他默默地蹲下来，把竹根拉到自己背上背着，一步一步摸着走。在无光无色的黑暗中，不知方向，不知深浅，不知凹凸，他全凭感觉和试探移动脚步。有好几次，他碰在岩壁上，撞得眼冒金花，额头火爆火辣地痛。他咬着牙，顽强地摸着，走着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。他呼哧呼哧喘气，心口窝象塞着棉花团，喉咙干得要冒火。背上的竹根越来越沉，两腿哆哆嗦嗦直打飘飘。忽然，他一踉跄，不知撞在什么上了，只觉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“岩娃！岩娃！你在哪里呀！”滚到一边的竹根，跪在冰冷的岩石上，失魂落魄地爬来爬去，两手在空中瞎乱地抓划着。当他发现岩娃躺着一动不动时，心猛地一紧，脑子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：他死了？他试伙伴的鼻子，还在缓缓出气。他使劲摇晃呼喊，岩娃却不答应。他感到又孤单又恐惧，扯开嗓门大哭，仿佛要用哭声把紧紧罩着他的黑暗撕破似的。

岩娃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四周黑漆漆，死沉沉。他虚弱无力，浑身的骨头象脱了榫散了架，软得象团棉花。他忽然想到伙伴，心里好焦急。

此时竹根就静静地躺在岩娃的身边，他已经哭得精疲力竭，昏昏欲睡。岩娃摸到伙伴的手，一把捏住，捏得很紧，生怕他会飞掉似的。

竹根声音喑哑，悲戚地说：“岩娃，我们会饿死在洞里的。出不去了，见不到阿妈阿爸了……”

岩娃不说话，只摇摇头，无力地笑了笑。

“谁也不知道我们躺在这里，阿妈阿爸不知道，老师也不知道……今早晨，阿妈说要给我煮酸汤鱼的……”竹根想着又酸又辣的酸汤鱼，眼睛痴痴的，感到肚子空得难受。

岩娃依旧沉默着，两眼鼓鼓地对着黑暗发愣。

竹根问他：“你咋不说话？在想什么呢？”

“我在想那只鹌鹑……”岩娃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说，“有回砍柴，我看见一只秃尾巴鹌鹑，就拚命追。那家伙是伤了翅膀，飞不动，扑愣愣地在草蓬蓬里钻。后来，它钻到一个地洞里去了。洞不大，却很深，我捉不到，一气就把洞口堵死了……我真不该堵它，它困在洞里，又黑又闷，会有

多难受啊！”

竹根听着，神色黯然。他觉得自己现在也象那只可怜的鹌鹑，要饿死在洞里了。这时，他伸手去裹紧衣服，无意中触到了衣兜里那两个早被遗忘的鸡蛋，不由心头一热，把两个鸡蛋紧紧捂住。他象在绝境里抓到了一线希望，顿时兴奋起来。眼下，两个鸡蛋，就意味着活命啊！

岩娃转过脸，关切地问：“竹根，饿吗？”

“……饿。”竹根的心猛地一跳，慌忙放开捂蛋的手。

“我也很饿。早晓得洞有这样深，我们该带点吃的哩。”

竹根不吭声。

“等歇足了气，我们就爬出去。寨上的人天天在豹子岭割草，谁也不知道它的肚皮是空的哩。我们出去对大家说，他们会多惊奇啊！”

竹根不答腔。他想着蛋，喉咙里象有小虫虫在搔爬。

黑沉沉的洞穴，又死一般静寂下来，静得耳朵嗡嗡鸣响，静得能听到自己“噗通噗通”的心跳。忽然，岩娃拐了拐伙伴，昂起头，屏息静气地支着耳朵谛听。

竹根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惊慌地问：“咋啦？”

“别响，听！”

岩娃听到了一种异样的响声。这声音从洞底的方向传来，时隐时现，时断时续，细得象蚕吃桑叶，轻得如蛛丝颤动。不凝神细听，就捕捉不到。

竹根什么也没听到，又问：“你听到什么？”

岩娃不答，他在全神贯注地寻觅那系着他和伙伴生命的声音。骤然间，他眼睛一亮，嘴唇哆嗦着，声音都变了腔

调：“水声，流水声！”

岩娃一撑站起来，可是一阵晕眩又使他蹲了下去。他喘息着说：“竹根，你在这几别动，我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就朝洞底那边爬了过去。

伙伴一走，竹根的手就迫不急待地朝衣兜那儿伸去。他摸出一个鸡蛋，不等剥尽压碎的蛋壳，就往嘴里送。他贪婪地嚼着，美美地回味着，觉得鸡蛋从没这样香，连手指头都放在嘴里舔吮了一遍。他又朝衣兜摸去，但一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洞，手在衣兜口停住了……

岩娃沿着峡壁边爬了一会，就累得满头大汗，精疲力尽。他头昏目眩，太阳穴象擂鼓一样突突跳。凹凸的岩石磨破了裤子，磨破了膝盖，火辣辣的，钻心地痛。可是那充满希望的声音诱惑着、鼓舞着他不顾一切地往前爬。他爬一阵，趴下来听一听，那响声似乎大了，清晰了，把他的心撩拨得咚咚直跳。他咬紧牙关，把全身的力都集中在四肢上，又一寸一寸地拚命向前移动。

猛然间，他发现不远的前方有个亮点，他以为是望花了，揉揉眼睛，又定定地看。真是一丝亮光，弯弯的一丝亮光！岩娃激动得浑身发抖，这是希望的光、生命的光啊！他鼓足气，扯起嗓门朝后叫道：“竹根，我看见亮光啦！”

死寂的岩洞，震得嗡嗡颤响。

一股奇异的力在岩娃体内生出，他急促地爬动，已经不知道痛，不知道累了。他只有一个愿望，赶快接近那个亮光，抓住那个亮光。

亮光就在他的头上。那令人眩目，令人狂喜的光，是从一条窄窄的镰刀般的缝隙透进来的。岩娃手指死死抠住岩

缝，挣扎着缩拢双腿，颤颤波波地站起来，扑向缝隙。他闻到了一股暖暖的清香的气息，这是光明世界送进来的沁人心脾的空气！

他喘息片刻，就使劲刨动起来。那疯狂的劲头，象要把缝隙一下撕开绷大似的。结饼的泥沙很坚硬。岩娃的指甲刨秃了，指头刨破了。滴着殷红的血。他不肯歇手，噙着痛苦和希望的泪水，不停地刨着、刨着，仿佛不这样他就会立即倒下去似的。

“岩娃！”

岩娃一愣，好一阵才意识到是竹根爬到自己身边来了。他叫道：“石头，给我石头！”

竹根借着透进来的那缕白光，怔怔地望着伙伴，岩娃的模样变得好骇人！一身泥污，裤子碎成了条条，额头鼓着两个吓人的大血疱，象两支翘起的角。肿胀的嘴唇流着血，那双不停地刨动的血糊糊的手，在哆哆嗦嗦地颤抖。竹根不知咋的，突然激动得想哭。面对伙伴，他感到一种难以掩饰的羞愧，连忙把眼光避开了。他真后悔，自己为什么那样蠢，要背着伙伴，偷偷吃那个鸡蛋呢……

“石头，快给我石头！”

岩娃的腰被轻轻触了一下。他伸出颤抖着的手去接石头，却捏住了一个软巴巴的东西。他惊疑地盯着竹根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鸡蛋……鸡蛋……”

“鸡蛋？哪来的鸡蛋？”

回答岩娃的，是一阵羞惭的恸哭……

岩娃和竹根肩并肩，象一对啄木鸟，扑在岩壁上，举着